

---

ICANN70 | 虚拟社群论坛 — 联合会议：ICANN 董事会和 CPH  
美国东部标准时间 2021 年 3 月 15 日星期一 — 14:00 至 15:30

弗朗克·卡拉斯科

(FRANCO CARRASCO): 大家好！今天是 2021 年 3 月 15 日，欢迎大家参加今天在签约方机构与 ICANN 董事会之间召开的联合会议。我是 ICANN 工作人员弗朗克·卡拉斯科，将担任本次会议的远程参会经理。

请注意，本次会议将以 Zoom 网络研讨会的形式举行。我们将保留本次会议的发言机会，专用于签约方机构与 ICANN 董事会成员之间的交流。换句话说，两方的成员就是今天的讨论组成员，是唯一能够在会上发言的人。

对于讨论组成员，如果你要发言，请在 Zoom 中举手，以便加入等候发言的队列。所有讨论组成员都默认静音，所以当你发言时，请自行取消静音。

在发言之前，请务必将所有通知铃声静音。请清楚介绍你的姓名，如果你使用的是英语以外的其他语言，还要说明你要使用的语言。另外请记住，为了方便速记和口译员，请放慢语速。

记住，董事会只会回答来自参会选区的问题。因此，本次网络研讨会上的问答窗格已被禁用。本次会议提供英语、西班牙

---

*注：本文是一份由音频文件转录而成的 Word/文本文档。虽然转录内容大部分准确无误，但有时可能因无法听清段落内容和纠正语法错误而导致转录不完整或不准确。本文档旨在帮助理解原始音频文件，不应视为权威性的会议记录。*

---

语、法语、阿拉伯语和俄语的口译服务。大家可以点击 Zoom 中的口译图标，选择在会议期间要收听什么语言。

本次会议的所有参与者都可以在聊天窗格中发表意见。要发表意见，请使用下方聊天窗格中的下拉菜单，选择“回复所有讨论组成员和与会者”。这样所有人都能看到你输入的内容了。注意，Zoom 网络研讨会仅支持讨论组成员之间的私聊。这意味着，讨论组成员或普通与会者向另一位普通与会者发送的任何消息都对其他所有主持人、联合主持人和讨论组成员可见。

本次会议提供自动实时速记，你可以点击网络研讨会工具栏上的“隐藏字幕”按钮进行查看。请注意，速记文稿并非官方会议记录，也不具有权威性。

最后，我们恳请参加本次会议的每个人都遵守 ICANN 预期行为标准。大家可以访问 Zoom 聊天窗口中的链接查看具体内容。

我就说到这里，现在有请 ICANN 董事会主席马腾·波特曼 (Maarten Botterman) 发言。

马腾 (Maarten)，交给你了。

---

马腾·波特曼： 谢谢弗朗克 (Franco)。感谢大家参加 ICANN70 选区日的第一场会议。

大家都知道，这次会议是以虚拟的形式召开，大家来自全球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时区，在这里，我想感谢大家抽出时间参加本次会议。

我很期待这次会议，期待它成为一场高度互动的会议，让签约方机构和董事会之间能有充分的交流和沟通。

刚才弗朗克也说过，本次会议欢迎所有人参加，但辩论只在我们之间进行，讨论只在我们之间进行。

对于今天的会议，董事会这边将由贝基·拜耳 (Becky Burr) 主持。

那么，贝基 (Becky)，接下来就交给你吧。

贝基·拜耳： 大家好，请收下来自华盛顿特区的问候。我还是想说，这是我称之为“ICANN70 会议月”的开端。今年的会议战线有点拉长了。董事会的工作坊从上周就开始了，但不管怎么说，我们很高兴能和你们举行这次会议。

就像马腾说的，我们真的希望大家在这次会议上能有尽可能多的互动。所以我想，我们最好先来看看签约方机构向我们提出的问题，或者说是话题，一个有关 SSR2 审核报告的重要话题。

我们董事会这边有一个 SSR2 核心小组，由我们的两位联络人带领，分别是旦科·杰夫托维克 (Danko Jevtovic) 和卡菲·兰吉巴 (Kaveh Ranjbar)。我想我们应该从 — 我想或许我们应该让你们签约方机构先介绍一下这个话题。

然后卡菲 (Kaveh) 和旦科 (Danko) 再从董事会的角度带头展开讨论，当然，欢迎其他董事会成员也一同参与讨论。

萨曼莎 (Sam) 和阿什利 (Ashley)，能不能请你们来开这个场？事先说明，我们已经看过你们的信函。

阿什利·海内曼

(ASHLEY HEINEMAN):

我来起个小小的开场吧。后面如何我们拭目以待。我很确定，那些有关语速要放慢的提醒是说给我听的。我会尽力而为。我会试试的，深呼吸。

我叫阿什利·海内曼，是注册服务机构利益相关方团体的主席。跟我一起的是注册管理机构利益相关方团体的萨曼莎，当然还有其他同事。就像贝基说的，我们确实以签约方机构的名

---

义给董事会发了一封信函，阐述了我们对 SSR2 最终报告及其中的建议的一些严重顾虑。

为了让大家对这些顾虑有一个概念，我想说的是，虽然我们不知道各方为这次审核付出了很多努力，也知道这些审核非常重要，但我们在这里要说的是，这些顾虑相当严重，实际上我们是希望董事会驳回这些建议。

我们的第一个担忧是关于，这些建议实际上违反了注册服务机构认证协议 (RAA) 和注册管理机构协议 (RA) 中的条款。最值得注意的是第 8 条建议，它要求成立一个谈判小组，由 DNS 滥用专家组成，负责围绕我们的合约进行谈判。并且这些专家不能隶属于签约方，也不能由签约方聘请。这直接违反了一些条款，根据 RAA 和 RA 第 7 条，谈判发生在 ICANN 和签约方之间。所以在我们看来，这条建议从根本上就是错误的。

还有，第 14 条建议要求颁布一项临时规范。这里我就不详细说明临时规范的内容是什么了，但是要颁布临时规范，它必须满足一定的条件，而我们觉得这个条件并没有得到满足。基本上，这项临时规范是要求签约方将通过经修订 DNS 滥用报告活动发现的滥用域名的百分比保持在合理或已公开阈值以下。我们发现这严重违反了我们的协议条款，按照合约规定，只有在为了维持 DNS 注册管理机构服务和注册服务机构服务的稳定性和安全性而迫切需要时，才能颁布临时规范，且临时规范

---

必须针对这些目标进行严格的量身定制。再次重申，我们并不认为这里提出的建议满足这些条件。

另外，我们认为，最终报告中的一些建议会破坏多利益相关方模型中正在进行的社群讨论，稍后我们会谈到其中的一些。但目前，签约方机构的两个阵营都有大量的工作正在开展。我们都成立了 DNS 滥用工作组。我们既单独开会，也一起开会。我们已经开始与不同的利益相关方团体和社群接触，讨论他们关心的是什么，彼此交换想法和观点，还在做一些其他的具体工作，这个后面我们会谈到。

最后，我们认为，审核小组忽视了一些基本、关键的公众意见。我们可以更详细地阐述这方面，但与此同时，我认为这或许也反映了我们对这次审核的整体担忧。

接下来，我要请我的同事萨曼莎 (Samantha) 来详细地讲一下。交给你了，萨曼莎。

萨曼莎·德梅特拉

(SAMANTHA DEMETRIOU): 非常感谢，阿什利。谢谢你的开场。

大家好！我叫萨曼莎·德梅特拉，是注册管理机构利益相关方团体的主席。

我想，阿什利已经很好地总结了我们对 SSR2 报告中个别建议的具体担忧。

在我看来，我们签约方对这份报告的担忧确实突出了特定审核普遍面临的一些挑战和存在的一些问题，尤其是对注册管理机构利益相关方团体而言。在过去的几年里，我们一直积极参与近期开展的特定审核，不管是参与审核工作，还是抓住机会就他们的工作发表意见，以及就他们发布的各种报告提供反馈，还针对 ICANN 在过去几年里发布的有关从整体上改进审核流程的文件提供了意见和建议。

所以我认为，SSR2 流程的一大问题在于特定审核面临的一些透明度挑战，以及供社群发表意见和提供反馈的机会有限。

阿什利刚才指出，我们在信函中提到的一点担忧是，在社群就 SSR2 报告草案提交的意见中，有多少意见在最终报告中遭到了忽视或者被搁置一旁？

大家知道，当我们回过头来看我们提交的最后一轮意见时——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在最终报告发布的大约一年前就提交了这些意见。也就是说，审核小组花了很长一段时间来审议这些意见，而我们，或者说更广泛的社群对此并没有太多了解。并且我们注意到，最终报告中的很多内容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中很多建议经过了大幅修改，但是一般情况下，在这些内容最

---

终提交给你们 ICANN 董事会之前，社群并没有很好的机会对其中的任何内容进行发言或发表意见。

尽管如此，在最初我们就报告草案提交的意见中，我们确实强调了很多问题，就是阿什利刚才向你们反复提到的，我们对审核小组提出要修改我们合约的建议表示担忧。能够用于修改 ICANN 与注册管理机构和注册服务机构之间的合约的途径非常有限，这里的合约是指，与注册管理机构的注册管理机构协议，以及与注册服务机构的注册服务机构认证协议。

让一个审核小组提出单方面修改这些合约的建议，这对我们这些企业、参与者和多利益相关方社群来说是很成问题的。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在信函正文中花了大量篇幅进行说明，也在最终报告发布前我们就这些建议提交的具体意见中进行了详细说明。

也就是说，我们确实 — 我们针对报告草案提出了这些问题。所以当我们在最终报告中看到对这些建议做出的唯一修改不是仅仅建议修改合约，而是建议颁布临时规范时，我们真的很失望，因为在很多方面，颁布临时规范对我们来说似乎是一条快速通道，可以让合约变更从 ICANN 董事会顺利传递给各签约方。

我想我们只是想要强调我们所看到的一些真正挑战，这样一来，作为董事会成员，你们在从整体上思考审核面临的挑战以及特定审核在 ICANN 问责制中扮演的角色时就更加能够做到心中有数。

现在，我们很期待听到你们董事会成员的反馈，也很乐意回答大家就我们今天在这里提到的一些细节提出的后续问题。

贝基·拜耳：

谢谢萨曼莎和阿什利。说得很好。旦科和卡菲，我不知道你们谁先来，直接开始吧。

旦科·杰夫托维克：

好的，谢谢你，贝基。我先来吧，因为我知道，卡菲提出的都是一些指导性意见。他可以在我的发言上进行补充。

首先，阿什利，萨曼莎，感谢你们总结出要点。就像我说的，你们也知道，SSR2 审核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目前，它仍然处在实施阶段。

我想首先以董事会和审核小组的名义，感谢 ICANN 运营支持团队在这整个漫长过程中提供的支持，是你们付出的巨大努力，才让我们走到今天，能够对最终的审核结果展开讨论和采取相应的行动。

---

卡菲担任董事会在审核小组的联络人的时间比较长，我是在新冠疫情暴发之后才加入的。我们与审核小组一起努力完成工作，现在终于走到了这一步。

我可以告诉大家，审核小组收到了很多有关报告草案的意见，然后一一对这些意见进行审议，尽力利用他们所拥有的资源和机会做到最好。最终，我们提出了大家现在看到的 63 条建议。

正如大家所知，按照流程，董事会必须在今年 7 月 25 日之前采取行动，而现在，公共评议期仍然处于开放状态。

首先我想指出的是，这次审核实际上是社群审核。审核小组的成员是由社群推选的。在某种程度上，特定审核负责审核的是 ICANN 组织和 ICANN 董事会。所以我们董事会才是被审核的那一个，因此，我们会非常严肃地对待这些意见。

我们都知道，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资金或 ICANN 环境的某些方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曾经一度，审核小组不得不集中精力来完成审核工作，以及关注实际上已经发生变化的当前环境。

而且，我还注意到，这次审核期间对社群的关注度似乎有所降低。考虑到我们在这段时间所遇到的问题和要完成的优先事项，这很合理。我还记得审核小组之前在蒙特利尔的演示以及

---

最近面向社群举行的网络研讨会，但当时我们没有像现在这样收到完整的反馈。

我记得签约方对报告草案的反馈非常强烈。在这里，我想感谢你们通过反馈提供的非常可靠和清晰的意见。

当然，就像萨曼莎刚才指出的，我们都从这个过程中吸取到了经验教训，后面我们会对这个过程进行评估，帮助改进。但眼下，董事会必须听取你们的意见，听取来自社群的所有意见。

ICANN 组织目前正在努力进行可行性和影响评估，无论是审核本身还是报告，通过卡菲和我作为联络人，董事会都非常了解。正如贝基所说，董事会成立了一个专门的核心小组，定期围绕 SSR2 审核召开会议。我们与整个董事会举行了情况通报会，所以我们非常清楚正在发生的事情。

由于你们没有深入到太多细节，我想，在初步回答中，我不应该提及具体的建议。但我必须指出，董事会绝对不会超出 ICANN 的使命和章程行事。我们会听取所有利益相关方社群的意见，尽我们应尽的职责为公众谋求利益，采取一切措施，并且按照章程的规定行事。

当然，通过读审核报告和你们提交的意见，我个人的理解是，至少可以说，部分建议的可实施性以及这些建议如何尊重由社

群主导的自下而上的多利益相关方流程方面确实存在问题。这是董事会工作的关键，但根据章程规定，董事会不能制定政策。我们会遵守章程规定和相关程序。

目前，审核小组确实提供了一支很优秀的实施管理人队伍。我们会跟他们合作，一起澄清这些建议。

我在初步回答中想说的另一点是，对于你们刚才指出的关键问题，我们也看到了，其中一部分是围绕 DNS 滥用的讨论。毫无疑问，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但目前社群已经启动了一项流程，我们也都非常关注它。这是我们看到的、报告与目前正在实施或正在与社群讨论的社群主导建议之间存在重叠的重要内容之一。

另一个问题是，报告草案中有关合约谈判及与签约方之间合约的建议是如何演变成 — 或者不管你们用其他什么词 — 临时规范的想法，正如你们在意见中指出的那样，这个想法很有问题。

以上就是我的初步回答。卡菲，你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

卡菲·兰吉巴：

非常感谢你，旦科。

---

我没有要补充的，我觉得你基本上讲到了我们在董事会上讨论的全部内容。

我想从不同的角度来看一下目前的情况，我觉得这之中涉及到两个截然不同的问题，我们既需要与董事会一起行动，也需要与社群、与不同利益相关方一起行动，按照不同的规定行事，把它们看成是两个需要解决的不同问题。

其中一个问题是，如果大家愿意这么想的话，其实它已经部分显现出来了。就是语言组织上的问题，对吗？这类问题不仅仅关乎 SSR2，它们也可能会发生在 SSR3 中，或者类似的问题已经在 SSR1 中发生过。我认为，我们真的有必要确保我们收到这类反馈。如果语言组织和治理的任何地方需要改变，甚至包括章程的变更、职责范围的语言组织、候选人遴选机制、方法或者指南，也许这里有迹象表明我们需要提供更多的澄清。

我认为这是一项单独的工作，我们都必须为此付出时间。我想我们应该会为此制定一份方案。那样的话，我们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开始下一次审核；毫无疑问，我们应该开始着手了。

然后我们再来看当前的这次审核，也就是 SSR2。没错，可以说，我们确实收到了反馈。我个人看到了很多有价值的观点。

但另一方面，我想提醒大家的是，很多意见基本上都是根据这些审核的定义得到的产物。所以至少他们对审核的解读，对范围的解读，是一致的。我们可能会说，哦，我们同意这个，或者我们对另一个有不同的看法。但不管怎样，人们是可以这样解读的。

所以有些问题应该在组织中得到解决。

我之所以认为应该把它们分开，是因为 SSR2 审核小组的成员全都是社群志愿者。他们花了很多时间来做他们认为 — 在他们看到，这个框架就是最好的。他们真的很努力。如果我们想要保持这一社群步调，我们必须关注一下自己的内部，看看是否需要更新语言组织，或者是否需要对一些规定进行更明确的澄清，如果是的话，我们应该满足这些需求。

不过，就当前的这次审核来说，我完全同意旦科的观点。我对董事会立场的理解是这样的，首先，我们必须确保我们采取的任何行动或任何不作为都是合理的，并且符合我们对 ICANN 职权范围的理解和现行章程规定。我们能做到这一点吗？董事会内部对此有一种共同的理解，那将是我们做出判断的依据。谢谢。

贝基·拜耳：

谢谢卡菲。我想我们可以先大概排一个发言队列。

不过与此同时，艾芙丽 (Avri)，你能谈谈我们正在讨论的关于审核的语言组织问题吗？

艾芙丽·多利亚

(AVRI DORIA):

没问题。谢谢。大家好，我是艾芙丽，应该能听到吧。我没有预先测试。

贝基·拜耳:

能听到。

艾芙丽·多利亚:

好的，谢谢。

这里确实涉及到两个不同的问题。一个是 — 我想卡菲已经谈到了，就是有关 SSR 审核的问题以及是否所有意见都得到了恰当的考量。

从我看过的每一次审核来看，我可以说，是这样的。我的意思是，审核小组的成员确实会逐一看完所有意见。他们确实也把这些意见纳入了考量。当出现相互矛盾的意见时，他们还必须进行处理。

---

问题的另一部分是审核的语言组织，事实上，这并不是我们第一次遇到利益相关方团体或选区说：“请忽略审核的这一部分，因为他们没有恰当地考量我们的观点”。

所以这已经成为了，我们在审议有关日后如何改进特定审核的 ATRT3 建议时，势必会关注的一个普遍性问题。目前我们 OEC 才刚刚开始这整个流程，我们会评估审核，看看需要对它们采取什么措施，才能确保我们不会出现这些问题，如果有可能的话。

谢谢。

贝基·拜耳：

谢谢。

我再补充一点，我的意思是，我认为我们必须在社群中就审核相对于政策所扮演的角色展开一场对话。显然，我们的章程中已经规定了政策的制定方式。如果这里的界限变得模糊，那么我认为，这是一个我们都必须在这个背景下思考的话题。我知道它也是董事会正在考虑的话题之一。

也许我们可以开诚布公地谈谈。

萨曼莎·德梅特拉：

是的，贝基。又是我，萨曼莎。我想跟我们的远程参会主持人确认一下，如果有人不是讨论组成员，只是 CPH 的成员，但他们想要发言，那他们可以像平常一样在聊天室里举手，然后我们可以把他们设置为讨论组成员，让他们参与发言，对吗？

哦，他们没法举手。好吧。

抱歉了，各位。这是一个后勤问题，我刚才没有注意到。

不过也许我们可以换一种方式来实现这一点，比如，如果人们可以把内容发到聊天室里，如果他们想要参与进来，如果他们有意愿或问题想要提出来，可以直接输入“举手”，也许可以用插入符号进行输入，然后我们可以把他们设置为讨论组成员，纳入发言队列中。我可以在我们这边帮忙做这部分工作。

对于这个后勤上的小问题，真的很抱歉，各位。我觉得，如果有人想要参与进来，想要发言，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实现。

就我个人而言，鉴于我们已经开始讨论这个问题，我想针对艾美丽刚才说的以及其他同事也谈到的内容说几句。

关于审核的语言组织问题，我认为，我们必须考虑和讨论的一个重要问题不仅仅是我们 — 他们执行了审核，但我们作为社群成员可能会不高兴，因为我们觉得自己的意见被忽视了，这

---

不是我们喜欢看到的结果。我认为对我们来说，这里存在的更大的问题是，我们的意见遭到忽视，我本来认为我们的意见可能会上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因为我们表达的是对我们与 ICANN 签订的合约条款的违反。而且，坦白说，他们也违背了多利益相关方模型，至少违背了多利益相关方模型的精神，没错，因为他们试图绕过我们的社群流程或政策制定流程，如果大家愿意的话，也可以说他们试图跳过去，在不经我们所有人都参与其中的自下而上流程的情况下，直接对合约进行修改。

我只是想把这一点提出来，以便我们在从更广泛的角度讨论审核时进行考量。

马跃然 (GÖRAN MARBY): 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

[多名发言者]

马跃然: 我能问一个问题吗？

贝基·拜耳: 我在看大家的聊天内容。

---

你请讲。

马跃然：

萨曼莎，阿什利，非常感谢你们。之前你们在提出这个问题时，有没有直接联系过审核小组，问问他们为什么没有把你们的意见纳入考量？他们是怎么回答的？

抱歉我没有看到你举手。

阿什利·海内曼：

除了在我们针对最终报告提交的意见中提出这个问题，我不知道还有其他途径可以使用。不过，不知道萨曼莎还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

萨曼莎·德梅特拉：

我补充一点，没错，这是我一开始就想要做的，但对于你的问题，跃然 (Göran)，我的回答是，没有。我们确实没有单独联系审核小组，不管是审核小组领导层还是单个审核小组成员。

也许这就是答案，对吧？也许在以后的审核中，我们应该考虑采取这种做法。

其实我认为我们更希望看到的是，不仅仅是 SSR2，而是在普遍意义下，审核小组能为社群提供更多参与机会，这样我们就

---

不会觉得我们是在进行一次性的互动，这样我们之间的互动就会更加透明，更加直率和开放。但不管怎么说，这确实值得思考。

我觉得艾芙丽举手了。

艾芙丽·多利亚：                    抱歉，是的。

贝基·拜耳：                        我觉得你是对的。

艾芙丽·多利亚：                    是的，只是想快速说一下。还是我，艾芙丽。

在之前董事会对审核建议做出的一些决定中，大家可能注意到了一件事，那就是，董事会虽然会感谢审核小组提出建议，但要做这件事，要对这些建议做出决定，这并不在我们的职权范围内，所以我们会把建议转发给其他相关方。所以我认为你们正在寻找的一些做法 — 从某种意义上说，对那些属于 GNSO 理事会或签约方机构职权范围内的建议不采取行动已经成为了我们的习惯做法。并且我想，我们会继续保持这个习惯，如果这些建议不应该由我们来做出决定 — 这也涉及到杰夫 (Jeff) 的

---

观点。如果审核建议不应该由我们来做出决定，我们会把它们转给拥有建议或决定权力的相关方。

谢谢。

贝基·拜耳： 谢谢。

还有其他人举手吗？

旦科·杰夫托维克： 贝基。

贝基·拜耳： 请讲，旦科。

旦科·杰夫托维克： 谢谢。

我们似乎还处于系统性的讨论阶段，但我之前指出的一点是，审核小组是由社群推选出来审核组织和董事会的。也就是说，审核小组成员的推选有一个过程，在我们这个例子中，这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如果现在要按下暂停键，重新推选 SSR2 审核小组成员，那情况将会变得很复杂。不过，一般来说，这也

---

是社群利益相关方团体与审核小组，与审核小组中的成员沟通的机会。

第二点是，我看到有人在聊天室里说，审核不是也不应该成为自下而上的政策制定流程的替代方案，这一点非常清楚。

根据我与审核小组的沟通交流，我个人的反馈是，在执行审核时，小组确实进行了分析，发现了一些安全性方面的挑战，并思考了他们认为可以如何改进的方法。现在的问题在于，他们在组织建议内容来指导我们进行改进时所采用的方式。

也许就是因为他们编写报告草案和最终报告时采用的语言组织方式，才造成了我们发现一些建议根本无法实施的这个挑战，所以现在，我们必须思考什么才是做这件事的最好方法。但我也知道，他们的本意是发现问题，进行改进。

其实董事会面临的问题之一是，之前曾经有人指出过，现在我们又回到了这个问题上，那就是部分建议并未建立在基于事实的问题陈述基础上，他们只是给出了他们认为应该如何做的建议，而没有深入分析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所以我们在得到组织团队的分析结果之后，必须解决这个问题。这就是我目前看到的挑战。

谢谢。

---

贝基·拜耳： 谢谢旦科。

我只是在旦科的基础上说一点，这个问题在 ATRT3 启动之前就有了，当时我们董事会还发布了一份文件，从普遍意义上讨论了如何提出更有效的建议，包括发现要解决的问题以及提供可以佐证的事实。

现在 ATRT3 已经完成，部分原因是他们比较关注那一优先事项和提出建议，接下来，我们会更新那份文件，然后再次分发给社群，因为我认为，我们可以就建议的提出制定一些标准，使它们变得更加有效、可行。

还有其他人举手吗？

阿什利·海内曼： （听不清）这里。

贝基·拜耳： 请讲。

阿什利·海内曼： 我只是想插一句，确保我们都非常清楚地认识到审核小组及其工作的重要性，认识到他们为此付出的所有时间和努力，对于他们提出的很多建议，我们实际上是很赞同的。

---

我认为我们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来 — 大家知道，我们之所以希望董事会驳回其中的部分建议，实在是因为它们直接违反了我们的合约，违背了事情的运作方式。

我觉得这是一次很好的对话，特别是关于解决萨曼莎提出的一些担忧，关于如何推进这些审核，并且大家提出了一些很好的想法来纠正这些问题。

但我还是想说明一下，我们知道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因为一些非常具体的原因，其中有些地方是根本无法做到的。

谢谢。

贝基·拜耳：

谢谢。

布莱恩 (Brian)。

布莱恩·西柏立科

(BRIAN CIMBOLIC)：

谢谢贝基。确实，说的没错，我只是想重申一下，我们理解大家为这份报告所做的重要、艰苦的工作，对于其中的很多建议，注册管理机构都是明确表示赞同的。但是在涉及到一些基

---

本的问题时，我认为重要的是，刚才旦科和卡菲都提到过，董事会在处理这些棘手的问题时，会考虑 ICANN 的使命和章程。

除此之外，我认为还有第三个同样重要的因素需要考虑，那就是合约，包括注册服务机构认证协议和注册管理机构协议。众所周知，这些都是至关重要的文件，是董事会在审议这些建议时应该要记住的。看起来，审核小组在提出建议时并没有阅读这些合约文件。但我认为这些文件非常重要，所以我希望董事会会在审议这些建议时，把它们放在心上。

谢谢。

贝基·拜耳：

布莱恩，为了方便董事会，能不能请你明确说一下，你们认为审核建议违反了合约中的哪些部分？

布莱恩·西柏立科：

没问题。就拿第 8 条建议来说，它要求谈判小组重新谈判合约，重新对注册管理机构协议和注册服务机构认证协议进行双边谈判。如果大家去看注册管理机构协议第 7.7 条就会发现，这很明显违反了条款规定。

但最严重的违反是要求颁布临时规范，这同时违反了注册管理机构协议和注册服务机构认证协议的条款。注册管理机构协议

规范 1 中对临时规范有着非常明确的定义。临时规范属于合约范畴，它不是独立的政策工具。它存在于我们的合约中，颁布临时规范的前提是，DNS 的安全性和稳定性遭到了迫在眉睫的威胁。这两个词也都是有定义的。它们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安全性或稳定性。在我们的合约中，它们都有既定的含义，并且在满足这个前提条件后，还必须根据要达到的目的对临时规范进行最大限度的严格定制。

这跟 2018 年第一次颁布临时规范的情况不同，当时签约方的处境是，他们必须在遵守适用法律和遵守我们的合约之间做出选择，由此带来了必须马上解决的迫在眉睫的威胁。所以才颁布了临时规范来填补这一缺口。

但现在没有出现需要立即采取这种紧急行动的触发条件，就像我的同事们所说，没有发生会导致多利益相关方流程终结的情况，所以按照合约规定，肯定是不能单方面修订合约的。

所以…

还有一贝基 — 这在一

贝基·拜耳：

谢谢布莱恩。

---

布莱恩·西柏立科： — 我们提交的意见中也有提到。

贝基·拜耳： 好的。我只是觉得在讨论中提出来会更有帮助。

我看到跃然举手了，然后是旦科。

马跃然： 谢谢。这是别人问我的一个问题 — 因为你们谈论了很多有关这些审核的语言组织问题，但它本身没有人负责 — 现在我明白了；我不知道，也不发表任何意见。

你们是不是在考虑，比如说，如果你们，或者如果一个决策机构 — 我们是否应该放弃整个审核，或者 — 因为那些语言组织问题，还是说，你们仅仅想要放弃那些与合约方有关的审核部分？

希望你们能明确说一下，让我明白。因为你们谈论的这些语言组织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它们传递出的信息是，（听不清）整个审核都应该重新执行，诸如此类。但另一方面，这之中也有你们支持的东西。

所以你们 — 也许这个问题不太合理。但我想知道的是，你们下一步想做什么？

---

萨曼莎·德梅特拉： 贝基，如果可以的话，我想我能回答这个问题。

贝基·拜耳： 请讲。请讲。

萨曼莎·德梅特拉： 好的。谢谢。跃然，我不认为这是一个不合理的问题。相反，我认为这个问题非常合理。

我想阿什利刚才谈到过这个问题，其他一些同事也提到过。我们不是让你们放弃整个审核。我们当然明白，虽然存在一些问题，但审核本身是一项非常重大的工作，负责它们的人们为之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我们不是说整个审核小组做的不好之类的。

审核总是会伴随着各种各样的问题。当你让这么一小群人去代表整个社群行事，总是会遇到问题的，对吧？

其实我们真正的诉求是，我想我们在信函里也说得很清楚，那就是，针对这些非常具体的、如果按原样实施的话将给签约方带来最大问题的有限建议，

我们希望董事会能够考虑驳回这些建议。我知道在以前的审核中，董事会会全盘审核 — 抱歉，我不应该用这个词，他们会仔细考虑所收到的每一条建议。我记得艾芙丽刚才提到过，如

---

果他们认为某条建议与政策更为相关，他们会把它分配给 GNSO，或者对于其他情况，分配给社群的其他不同部分。但我想，你们应该有直接驳回那些不可行的建议的选择吧，我们希望董事会考虑对我们在信函中列出的建议采取这样的行动。

贝基·拜耳：

谢谢萨曼莎。

旦科。

旦科·杰夫托维克：

谢谢。

我非常仔细地听了大家对合约和临时规范的意见，我想说说自己的一点看法。

首先，我想指出的是，在审核小组漫长的工作过程中，他们得到了 ICANN 组织支持团队的大力支持。我想跃然应该提到过，审核小组问了很多问题，ICANN 组织也为支持小组的工作投入了很多时间，而且我记得，审核小组还认可了这项支持工作，表示这对他们很有帮助。

支持团队在提供支持的过程中，已经多次非常明确地解释了自己下而上的政策制定流程所扮演的角色、合约语言的组织方式以

---

及如何与合约方进行自愿谈判。这是审核小组说过的。作为董事会联络人的卡菲和我自己也说过。不过，作为董事会在审核小组中的联络人，我们虽然也是小组成员，但不会直接参与小组的工作，而是负责为他们提供支持，以及在审核小组和董事会之间传递信息。所以他们起草以及最终敲定的建议完全是审核小组的建议。

实际上，我的观点是，就像我之前说的，他们之所以提出临时规范的想法，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即，对于某些建议，由于自愿谈判的原因，董事会不能直接指示 ICANN 组织在签约方中实施建议。我想说，你们对临时规范所扮演角色的意见非常清楚，董事会完全理解之前在执行法律规定，执行 GDPR 规定时为什么会颁布临时规范。不是因为董事会做出了这样的决定，而是因为那是为符合法律规定所必需采取的行动。那是不同的情况。

我只是想指出这一点，确保大家真正理解你们向我们提出的这些重要问题。

谢谢。

马跃然：

关于临时规范，我能说两句吗？

我不是不同意布莱恩的观点，但我们确实是在临时规范之前发明了社群流程，我们称之为顾问模型，因为你们一大早就问我叫什么，但当时我太饿了。不过，顾问流程实际上是我们为了在能够颁布临时规范之前为董事会提供支持所发明的。所以董事会 — 之前我们之所以要颁布临时规范，是因为我们有日期 — 我们必须执行 GDPR 的规定，而为了从欧洲数据保护机构那里获得有关如何从一开始就维护一个整体系统的指导，我们必须颁布临时规范。这不仅是对 WHOIS 的保护，也是对持有数据的各签约方的保护。

但这也是 — 记住，这也是 — 所以我同意布莱恩说的一切，他一直都是这么说的。我们确实是在临时规范之前加入了多利益相关方模型，然后在那之后就是政策工作。

非常感谢。

萨曼莎·德梅特拉： 贝基，我想你应该静音了。

贝基·拜耳： 抱歉。

我认为跃然的观点很重要。当初在 GDPR 的情况下，是大家一致认为需要颁布临时规范的。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

---

萨曼莎，我看到你举手了。

萨曼莎·德梅特拉： 没有。

贝基·拜耳： 我以为你是下一个发言的人。

萨曼莎·德梅特拉： 但我想 — 我只是想说，我真的很感激你们今天说的所有东西，特别是旦科。你们对审核小组面临的挑战提出了很多观点，这说明你们确实很严肃地对待了我们的反馈，并且很关注我们所提出的担忧。对此我们真的很感激，另外，我们也很感谢你们今天抽时间听我们谈论这些东西。

我想这部分的讨论应该结束了吧，贝基，如果你觉得我们可以继续往下看，我想谈谈我们正在做的一些关于 DNS 滥用的工作。

贝基·拜耳： 我觉得这是个好主意。

萨曼莎·德梅特拉： 好的。谢谢。

---

我想说说我们在信函中提到的另一件事，我们之所以认为颁布临时规范可能不是一个好办法 — 颁布临时规范不是解决 DNS 滥用问题的最佳方法，是因为在我们看来，整个社群在这个问题上才刚刚处于起步阶段，在确实需要走那条路之前，我们还有很多空间去探索，还可以做一些真正有用的工作来解决 DNS 滥用问题。

我想让大家知道，注册管理机构利益相关方团体和注册服务机构利益相关方团体都成立了专门负责 DNS 滥用问题的工作组，他们会努力解决问题，让情况变得更好。这两个小组既独立工作，也会在某些主题上进行协调和合作。

今天这两个工作组的负责人都在这里，他们将向大家大致介绍一下我们正在做的事情。然后，我们还会谈谈我们面向 ICANN 社群其他部分开展的一些外展工作。欢迎董事会成员提出反馈，当然，我们也很乐意回答你们对我们正在做的任何工作可能存在的任何问题。

那么首先，我们从注册管理机构这边开始。接下来我会把时间交给布莱恩和吉姆·加尔文 (Jim Galvin)，由他们介绍一下这个团体正在做的工作。

布莱恩·西柏立科：

吉姆·加尔文：

谢谢萨曼莎。我是 Donuts 的詹姆斯·加尔文 (James Galvin)。那我开始了。布莱恩和我是注册管理机构利益相关方团体下属 DNS 滥用工作组的联合主席。

下面我稍微谈谈我们与 OCTO 在 DAAR 方面的合作。实际上，我们几乎从两年前就开始了这项工作。在 DAAR 最初出来的时候，我们很快就联系了他们，想要给他们，特别是给约翰·克莱恩 (John Crain) 和莎曼内 (Samaneh) 一些肯定。上周他们花了很多时间。我们的 DAAR 工作组也在那里，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和他们讨论 DAAR 代表的是什么以及如何改进它。我们真的希望它能为对社群提供一些有用、实用的信息。所以我们跟他们花了很多时间。

大家可能发现了，我们实际上以利益相关方团体的名义向 OCTO 发送了一封正式的信函，如果你们愿意这么称呼的话。信函里面列出了 7 条建议。我们对它们进行了大量的改进和更新。我们与萨曼莎密切合作，特别是，一起分析所收集的统计数据，希望把它变成对社群有价值、有用和有影响的东西。

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大家可能已经注意到戴维·康纳德 (David Conrad) 乃至整个 OCTO 已经发布通告称这些统计数据已经经过更新，更具代表性，同时他们还表明，DNS 滥用作为一个阈值标志在过去 12 个月里已经明显下降。有非常明显的

---

迹象表明，绝对数量正在减少。这是件好事。我们对此感到非常高兴，也很感激有机会跟他们一起做这件事。

实际上，之后我们还会继续与他们合作，这是件好事。我们还有一些统计数据需要跟他们一起去解决，比如如何计算才能把它们加到这里。我们一直希望 DAAR 能对社群发挥更大的用处，这样它就可以代表那些正在发生的出色的工作。

最后我要说的是，最近我们还与 GDS、鲁斯·维恩斯坦 (Russ Weinstein) 以及他团队中的一些同事进行了交流。如果一切顺利，我们将开始与他们合作，共同改进 ICANN 为处理 DNS 滥用问题建立的一些沟通程序。我们希望能够就什么是滥用、采取了哪些措施以及大家要达到的目标进行更好的沟通。

我就说到这里，接下来请允许我把时间交给布莱恩，由他向大家介绍一些其他活动。

布莱恩·西柏立科：

谢谢吉姆。我会长话短说。大家好，我是 PIR 的布莱恩·西柏立科。

除了与 OCTO 联合开展的工作以外，我们还尝试着发布一些实际的成果，在更广泛的层面上为大家的对话提供参考。

---

为此我们采取了一系列行动，其中包括在注册管理机构之前与 PSWG 合作的基础上继续推进，当时，我们共同起草了《注册管理运行机构安全威胁回应框架》。现在，我们已经开始就大规模处理恶意软件和僵尸网络的类似框架与 PSWG 展开了讨论。这是我们正在共同起草的东西。虽然这项工作近期才启动，但我们认为，我们很快就可以在这方面取得巨大进展。

另外我还想指出的是，就可以采取的行动而言，我们发布了特定于注册管理机构的建议，目的在于让正着手处理 DNS 滥用的注册管理机构以及那些向注册管理机构报告潜在 DNS 滥用的人了解注册管理运行机构可以采取哪些行动，也就是说在通知人和注册管理机构之间，注册管理运行机构在采取行动之前可以使用哪些工具。

对于这些文件，我们希望能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发布其中的一些，其中部分文件更直接面向通知人，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直接帮助最终用户以及那些想要报告 DNS 滥用的人，让他们知道，对注册管理机构或者也可能是注册服务机构来说，什么才是有效的通知。

接下来，萨曼莎，轮到你们注册服务机构了。

---

萨曼莎·德梅特拉： 好的，谢谢布莱恩。让两边都先讲完然后大家再开始提问，我觉得这种做法很合理。

注册服务机构这边，下一个要发言的应该是雷格 (Reg) 吧。

雷格·利维 (REG LEVY)： 谢谢。我是 Tucows 注册服务机构大家庭的雷格·利维，跟我一起的是注册服务机构 DNS 滥用工作组的联合主席鲁克 (Luc)。

我们与注册管理机构这边紧密合作，跟他们一起举行了面向社群中不同利益相关方的外展会议，了解利益相关方的痛点所在，明确我们可以如何缓解这些痛点，以及如何继续保持对话。

关于 DNS 滥用，目前有很多错误的信息，包括什么是 DNS 滥用，它的数量是否在不断增加。我们发现，通过举行那些对话，向人们呈现实际的数据，这真的很有帮助。

除此之外，我们还开展了一些举措，包括激励计划，虽然它目前仍处于萌芽阶段，但看着激励 — 不知道为什么，我想要换一个同义词 — 如果注册服务机构帮助打击他们平台上的滥用行为，他们就会因为对我们每天所做的事情有贡献而获得肯定。

---

这就是我这边的最新情况。正如我刚才所说，我们与注册管理机构紧密合作，所以他们所说的就是我们要说的，只不过把注册管理机构换成“注册服务机构”。

萨曼莎·德梅特拉： 谢谢雷格。

鲁克，你有什么要补充的吗？还是说我们应该请基思 (Keith) 来介绍外展方面的工作？

雷格·利维： 鲁克和我有一条快速通道。所以你们继续吧。

萨曼莎·德梅特拉： 非常感谢你，雷格。抱歉错过了。

好的。那么接下来，有请基思为我们带来这两个工作组面向其他社群成员开展的外展工作的最新情况。

基思·德拉泽克  
(KEITH DRAZEK): 谢谢萨曼莎。大家好。能听到吗？

---

萨曼莎·德梅特拉： 能。

基思·德拉泽克： 好的，很好，谢谢。

非常快速地说一下外展方面的情况，一直以来，签约方都在通过我们 DNS 滥用工作组接触 ICANN 社群的其他方，比如 GNSO 等等，希望发起一些对话。我们收到了一些不错的反馈，实际上，是非常好的反馈。

目前，我们已经与 ALAC、NCSG 和 GAC 下属公共安全工作组 (PSWG) 展开了对话。我们收到了来自 BC、IPC、SSAC 的积极反馈，还有一些团体（包括 ccNSO）表示对与我们进行对话非常感兴趣。但是在与签约方进行第一次对话之前，他们需要先组织一下自己。

SSAC 指出，他们有意参与对话，但希望等到他们的工作组公开发布或发表了 DNS 滥用报告之后。我想，这应该在 ICANN70 之后很快就能实现。

总而言之，我们的外展工作进展的非常好，促成了一些很有成效的对话。我们期待着它继续下去。在我们看来，这不是一次性的对话，而是一场持续对话，在这场对话中，我们会讨论针对 DNS 滥用，签约方采取了哪些行动来更好地了解痛点，了

---

解社群中的不同相关方都经历了什么，最终推动事情向前发展，从基础设施和技术的角度来解决、缓解和真正根除 DNS 滥用问题。

谢谢大家。

萨曼莎·德梅特拉： 谢谢基思。

贝基·拜耳： 谢谢。

萨曼莎·德梅特拉： 贝基 — 抱歉。我想说的是，我们这边的人都发过言了。我想提醒一下所有与会者，如果你想进入发言队列，请在聊天室里输入“举手”二字，然后我们就会把你拉进来。

贝基·拜耳： 很好。我想，董事会这边应该有些人有问题要问吧。

跃然，然后是马腾，再然后是旦科。

马跃然：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我想问的问题 — 首先，我觉得，从我们开始讨论 ICANN 生态系统内的 DNS 滥用问题以来，我们已经取

---

得了长足的进步。这场对话（至少对有我参与的对话来说是如此）从我们在曼谷的时候就开始了，也就是疫情暴发前的 200 年。你们还记得我们当初出差的时候吗？

我记得当时的最初反应，我也非常感激你们认为 DAAR 现在带来了不同，因为它本来的目的是为社群提供事实。因为其中的问题之一，我认为你们都说得很清楚了，那就是，问题本身的定义是什么？它有多严重？如何计算它？如何看待它？这些都是 ICANN 社群讨论的内容。

我想说，这不是 — 这对 ICANN 社群也有帮助。大家知道，如果我可以这么说的话，全球各地都有立法者在调查滥用问题，看看是否需要提出什么立法提案。

我认为这是我们必须共同关注的问题，因为我相信，要让 ICANN 社群获得更好的服务，这同样依赖于你们对此做出的决定。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多利益相关方模型要比立法好得多。我想我们都看到过，立法并不总是能产生预期的结果。

我想说的第二件事是，我认为，我们每次在讨论 DNS 滥用的时候，都应该邀请国家和地区代码运营商的同事参与进来，这一点很重要。虽然我们不负责为他们制定政策，他们独立于我们而存在，但他们也是解决方案的一部分。

所幸，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代码运营商开始参与 DAAR，这能够为我们提供一个很好的基准，也能提供更多的数据。此外，这还表明，在某种程度上，我们都是同一个生态系统中的一部分。

这些只是我的观察发现。我想要祝贺你们在过去几年里所做的一切。一直以来，我都在通过文章，通过演讲，支持你们所做的一切。最近的活动是 PIR 的举措。

但在某种程度上，随着立法者的介入，这场讨论已经转移到了 ICANN 之外。希望大家不要忘了与国家和地区代码运营商进行合作。非常感谢。

贝基·拜耳：

谢谢跃然。

马腾？

马腾·波特曼：

好的。我也是，谢谢。我的意思是，这场讨论在蒙特利尔会议之后吸引了很多人参与，并且从那以后一直在进行。不仅仅是这项工作已经完成，事实上，自愿 — 由 PIR 建立的基金会是最近对该系统的自愿付出，这将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是一项非常值得的举措。

---

显然，合约方很关心这个市场，希望它成为一个健康的市场，并得到妥善对待。当然，我们都知道，可以制定承包方政策。

实际上我们思考的是，到底要等到什么时候，我们才会认为制定政策而非依靠大家自愿履行义务或自愿付出是明智的做法，可以用来确保不仅仅是带头的好人，而是所有合约方都会遵守。

我也期待听到更多关于这个问题的想法：要等到什么时候，制定政策对你们来说才会有意义？

贝基·拜耳：

谢谢。接下来有请旦科，然后或许我们可以讨论一下过去几分钟里大家提出来的问题。

旦科·杰夫托维克：

谢谢贝基。

我想在有关 DNS 滥用的讨论中稍微扮演一下我的角色，因为我不是以董事会成员的身份提出这个问题，而是以 SSR2 审核小组成员的身份提出这个问题。

我想问合约方的是：你们是否看到过有合约方，比如说，行为恶劣？在那种情况下，你们要如何把他们剔出来？在你们看来，这方面可以建立一个什么机制吗？之所以我会提出这个问题

题，是因为我记得，在一场与审核小组的讨论中，在某种程度上，在我的理解中，这是他们确定的关键问题之一。他们看到了分歧，看到了有问题需要解决。于是他们提出了一些建议。

但是你们会如何做 — 如果你们认为他们应该被剔出来，你们会用什么方法来建立一个这样的机制呢？谢谢。

贝基·拜耳：

谢谢旦科。

阿什利？

阿什利·海内曼：

大家好，我是注册服务机构利益相关方团体的阿什利。我想试着回应一下马腾和刚才那位同事的发言。首先，我不认为我们 — 我觉得在现阶段，我们认为没有必要制定 DNS 滥用政策，因为还没有人明确说明那是什么。如果我们到了很明显需要制定政策的阶段，如果大家确定有空白需要填补，也许我们可以讨论这个问题。但现阶段我们看不出这种情况。

至于剔除公司，我认为我们现在看到的是 — 这里我想借用一下格雷姆 (Graeme) 过去常说的。格雷姆，抱歉抢了你的风头 — 世界上没有无意之人，人们做坏事都是蓄意的。我认为我们现在看到的只是一些可能无法达到同样标准的人，因为他

们什么都不知道。我想，也许我们应该投入一些精力来提高他们的能力。

目前我们正在研究如何更好地向他们传授我们的做法 — 我不会说“最佳实践”，我知道这个词要慎用。我们可以做些什么来帮助自己呢？我认为我们也有风险 — 如果我们开始在合约中做出硬性规定，要求大家必须达到这么高的标准，那我们真的是在打破底线。

我认为这对我们建立基准并不一定有帮助，因为那样的话，大家就没有动力去超越和创新，只会停滞不前。

我就说到这里。我看到还有其他同事举手，但我想还是我先来试试吧。

谢谢。

贝基·拜耳：

谢谢。萨曼莎。

萨曼莎·德梅特拉：

谢谢。谢谢阿什利为我们开了这个头。我认为沟通的关键在于，我们并不是说“永远不要发起 PDP”。我们并不是说“永远不要通过制定政策来解决 DNS 滥用的问题”。

---

我想我们面临的挑战是，现在不是发起这样一个政策制定流程的理想时机。这是因为有很多问题存在，正如刚才阿什利强调的那样。

但其中的一个关键问题是，作为社群，我们甚至很难就 DNS 滥用的定义达成共识，对吗？

去年，签约方机构曾经公开了我们在理解 DNS 滥用问题时使用的定义。按照那个定义，DNS 滥用是一些非常具体的技术安全威胁。

之所以这么定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它们是注册管理机构和注册服务机构能够有效回应和处理的东西。如果我有什么地方说错了，或者有需要详细展开的地方，请我们工作组的负责人纠正我一下。

所以我认为，我们目前看到的挑战和存在的担忧是，如果我们太快进入政策制定阶段，可能会导致社群中出现非常极端的观点，到最后，我们可能会以维持现状而告终。我想大家应该都同意，这不是我们想要的结果，我们希望更有意义地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旦科，关于剔除某些签约方，我觉得你提出了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因为 — 一些同事和成员在聊天室里也提到了这一点 — 滥用问题在整个行业中并不是平均分布的，对吧？并不

---

是每个注册管理机构或注册服务机构都有相同的经历。也并不是每个注册管理机构和注册服务机构都会采取相同的应对方式。

我认为在这个方面，还有一些空间留给我们与 ICANN 合规部的同事合作，共同找出在现有的合约和规定中，有哪些地方可以帮助我们所有人向前推进。

马跃然： 我能说两句吗？

萨曼莎·德梅特拉： 当然。

马跃然： 就像你经常说的，我认为，任何对合约的变更都应该来自多利益相关方模型。所以，如果你出于某种原因想要与合规部门讨论其中的某些规定，这就会有点奇怪。如果这些规定 — 你之前应该听我说过，如果为了达到某个目的要修改合约规定，肯定要经过某种有社群参与的流程。所以，实际上最后你还是发起了 PDP。

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你不能 —

---

萨曼莎·德梅特拉： 跃然，我完全同意你的观点。同时，我们也必须提醒大家注意这一点。我很抱歉，刚才我说错了。

其实我并不是说，我们应该与合规部门一起，对合约规定进行修改。我的意思是与合规部门合作，确保每一位社群成员都了解合约内容，不是真的去修改条款，这样大家或许就能更好地理解这里的问题，还有就是确保大家的认知都在同一个水平上。

我们可以考虑探讨的一个方面是报告，比如，注册管理机构和注册服务机构对收集信息和记录信息的要求，以及需要如何将有关针对安全威胁采取的行动的信息报告给 ICANN。

我的意思是这个。当然，这些都是非常初步的一些对话。我并不是说我们一定要走这些道路中的任何一条，我只是觉得我们还有空间去探讨其中的一些，看看它会把我们带到哪里。

贝基·拜耳： 谢谢。我觉得这些真的是 — 你说的是提高大家对合同规定的认识 — 我们如何知道合约中的规定得到了遵守，合规部门在确定某个签约方是否遵守这些规定时可以依据哪些信息。

我说的对吗？我觉得是这样。

---

萨曼莎·德梅特拉： 对。

贝基·拜耳： 很好。

目前没有看到有人举手。

还有人吗？

马腾·波特曼： 抱歉没有发现我。

贝基·拜耳： 哦，好。请讲，马腾。

马腾·波特曼： 但还是要谢谢你，也谢谢你现在发现了我。我的意思是，我们不想现在就急着做什么，现在我们真正需要做的是弄清楚，我们如何才能让这个空间保持健康。我听到你们说的了。你们想要马上确立定义，确定哪些属于这个范畴，哪些不属于这个范畴。按照我的理解，这就是目前签约方机构的想法。因为一没错，我也觉得，大多数人都愿意做正确的事，但总有那么些人反其道而行之。而我们需要做的是，避免那些坏人给这个空

间带来坏名声。这就是为什么最终我们需要采取这样或那样的衡量措施。

但我听到你们说的了，我听到了你们的担忧，还有刚才阿什利提到的问题，特别是，关于哪些属于这个范畴、哪些不属于这个范畴的定义。

对此我很感激，我也很期待听到你们接下来在这方面的想法。

贝基·拜耳：

萨曼莎？

萨曼莎·德梅特拉：

谢谢贝基。

我想这或许也是一个好机会来提醒一下大家，签约方机构 — 我们的 DNS 滥用工作组负责人会面向整个社群举办一场问答外展会议。时间定在下周二。有没有同事记得相关的细节？麻烦发到聊天室里，因为我不记得具体的时间了，但我想应该是坎昆时间早上的某个时候。

到时候来自注册管理机构和注册服务机构的代表都会参加。我真的很兴奋，因为我们还有一位既是 gTLD 注册管理运行机构又是 ccTLD 注册管理运行机构的同事也会参加。它是一场开放

---

会议，任何社群成员都可以参加，以及向我们提出任何问题。届时你们可以了解他们的想法，就 DNS 滥用以及如何有效地解决这个问题进行开诚布公的讨论。

这里我只是想稍微插这么一句，但我们的对话还可以继续的，对吧？这当然不会是结束，我只是想说，在下周，我们还会有另一个机会来讨论这个问题。我们也希望有尽可能多的董事会成员有兴趣参加。

贝基·拜耳：

我猜董事会中应该会有很多人去参加，毕竟很显然，SSR2 建议、CCT 建议等等，这些对董事会来说是优先事项。

刚才我听到你们谈论签约方与 PSWG 在这方面所做的工作。我的问题是，你们有没有跟社群中其他对此感兴趣的相关方进行过讨论？我的意思是，对于 PSWG，这个问题与他们之间存在非常直接和清晰的联系。但基思刚才谈到了外展，所以我想问的是，你们与其他在这个问题上很活跃的相关方，比如 ALAC，有过什么样的对话？

布莱恩·西柏立科：

我可以回答这个问题，贝基。

---

就像基思说的，我们举办过几次直接的外展会议，一次是与 ALAC，还有与 NCSG，另外还有一些邀请还没发出去。这两次对话都进行得很顺利，他们都表示希望这不是一次性的对话，而是持续对话。所以我们 — 我们的计划是，继续与 ALAC 和 NCSG 展开对话。这是一个很好的迹象，我们遇到的两个选区都想继续讨论这个问题。

但是，你们也知道，就围绕特定 SO 或 AC 需求编写进一步文件而言，我们的计划还不够具体，不过我们的想法是，通过注册管理机构滥用工作组帮助引导对话，帮助实现一些容易实现的目标。所以我们和 PSWG 一起做的工作，在大规模处理恶意软件和僵尸网络方面所做的工作，虽然这并不是什么有争议的事情，但如果我们能团结起来，专注于这个容易实现的目标，我们就能完成一些真正出色的工作。

我想，每个选区应该都有一些容易实现的目标。对于其中每一个目标，都有我们能够帮助发现的问题，有注册管理机构或注册服务机构能够建议或采取的行动以帮助解决这些选区的担忧和需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期待继续与 ALAC 和 NCSG 对话，同时开始扩大外展会议的范围，与其他 SO 和 AC 也建立起对话。

贝基·拜耳：

谢谢布莱恩。你的回答很有帮助。

---

还有其他意见或问题吗？董事会这边有吗？

请讲，詹姆斯 (James)。

吉姆·加尔文：

只是在布莱恩关于 PSWG 的回答的基础上说两句。我想指出的是，我们已经与 PSWG 合作了很长一段时间，实际上，这是一个长期的合作。

其他的外展机会都是最近才发掘的，因为我们想要增加一些组织，让其他人也参与进来。我只是希望董事会明白，我们已经和这些人进行了长期的对话，我们一直在积极地响应各种活动、域名生成算法，诸如此类的东西。ICANN 确实有一些流程。

我们正在努力简化这些东西。这涉及到一些技术上的东西，但总的来说，重要的是我们已经与他们建立了长期的对话，而不是像与其他人那样是最近才开始建立起的对话，还有我们下周要举办的外展会议也是最近才开始的。我们只是想为社群、为对话引入更多声音。

谢谢。

贝基·拜耳：

很好。非常感谢。

---

我们只剩几分钟，我不想给大家惊喜，但我想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供大家以后讨论。

董事会从 IPC 那里收到了一封有关 SSAD 的信函，里面提到了一些非常棘手和复杂的问题。它提到了各种棘手和复杂的问题，包括这是针对董事会的意见，而不是针对理事会或 EPDP 工作组的意见。

但是，随着我们深入考量 EPDP 建议和进入运营设计阶段，我想我们最好听听合约方对 SSAD 的看法。我不想让任何人为难。如果有人能够自告奋勇，随便说点什么，那就太好了。不然的话，我们就等到后面再来讨论吧。

萨曼莎·德梅特拉：

谢谢贝基。那我来占用一点时间吧，如果其他同事想要加入，可以在聊天室里提出来，然后我们会把你设置为讨论组成员，你就可以发言了。不过米歇尔 (Michele) 提出了一个问题，他说，你要听我们对 IPC 信函内容的反馈和看法还是对 SSAD 的反馈和看法，亦或是两者都有？

---

贝基·拜耳： 两者都有吧，但我觉得，我想问的是大家对 SSAD 实用性的理解，你们认为，对于 GNSO 理事会通过政策制定流程向董事会提出建议的这种情况，我们扮演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虽然我们思考了很多新的东西，但我想，我的问题与这两者都有关。

萨曼莎·德梅特拉： 好的。我看到阿什利举手了。请讲。

阿什利·海内曼： 我来回答这个问题。

贝基·拜耳： 请讲。

阿什利·海内曼： 也许其他人也会想说一些类似的话。

我觉得我们现在的处境很怪异，我是指字面意思，我们的处境很怪异。在我看来，我们经过了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才在第 2 阶段提出了建议。在完成了第 2 阶段的工作之后，我们发现，一些参与其中的利益相关方团体投票反对 SSAD，并且表达了他们对使用 SSAD 的担忧，也就是说，他们还不确定究竟要不要使用它。

---

我认为这引发了一些问题 — 好吧，我们终于完成了这个过程。我知道，至少从我们这边的签约方来看，我们会继续支持他们通过这个过程提出的建议，但问题是，对于一个系统受益人都表明他们不想使用的系统，我们是否应该投入大量的资源去开发。又由谁来做这个决定呢？

我知道有些人 — 我就不说跃然了 — 有些人认为，这应该由 GNSO 来决定，而我们希望 — 从受托责任的角度来看，至少我个人希望董事会在这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或许我们现在的处境确实很怪异，因为我觉得从 GNSO 的角度来看，应该有相当多的人认为 GNSO 不应该负责做出政策决策。他们是存在是为了另一个目的。而董事会也认为他们不应该参与政策决策。那我们接下来怎么办？

我就说到这里吧，免得等会儿惹上麻烦。谢谢。

贝基·拜耳： 我觉得阿什利 —

马跃然： 你已经惹上麻烦了。

贝基·拜耳：

啊哦。

我觉得，你发现了一个我们正在努力解决的问题。大家知道，让 GNSO 理事会说，“我们的职责仅仅是评估有没有遵循既定的流程，超出这个范围就不属于我们管了”，这确实会引发有关董事会职责的问题。

跃然。

马跃然：

你刚才已经提到我了，阿什利，所以我不得不说几句。

我的意思是，我们都明白，你抓住了问题。问题就是，必须要有人来做这个决定。但董事会是不能修改、修订和提出政策的。举个例子 — 也许这 — 这些工作应该在 PDP 中完成，也许应该由 GNSO 理事会完成，也许应该由董事会完成。

我认为现在我们真正需要做的是，坐下来与 GNSO 理事会讨论。董事会不能成为一个可以修改、修订或提出新政策的地方，这不管是对我还是对董事会来说都很重要。

现在的问题是，政策问题是否应该由 GNSO 理事会来处理。我觉得应该，因为这才是我们所建立的多利益相关方模型的实施方式。这个决定应该由你们、由社群成员来做，而董事会扮演的是另一个角色。

我觉得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我们必须展开讨论，提出解决方案，然后接受它，这样下次再出现这种问题时，我们就知道该怎么做了。

这在 ICANN 的历史上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哪怕只算我来这里的五年时间，这也不是第一次。举个例子，我们之前曾经讨论过建议 7，它是（听不清）之一。我们只是需要好好谈谈。

ODP 会提供的是，大家知道，它至少会提供很多关于如何继续的事实性信息。我觉得，对于其中的很多问题，GNSO 理事会和 GNSO 应该都很有兴趣。

总之，我们有自己的职责。这在章程中都有规定。所以，让我们通过对话来解决这些问题吧。

谢谢。

贝基·拜耳：

谢谢跃然。

萨曼莎。

萨曼莎·德梅特拉：

谢谢贝基。总的来说，我认为，我们对这封信本身还不太了解，所以可能需要多花点时间。我建议，在下次有超过五分钟剩余时间的会议上，我们再来讨论这个问题，或者如果我们有更多的时间，可以对你提出的问题共同想出一个共识性回应，因为这些都是好问题，就像跃然刚才说的，值得我们进行讨论和沟通，对吧？我们有必要把其中一些问题拿出来深入挖掘。

我认为，我们必须确保社群的每一个层级都有严格定义的职责，并且遵照这些职责行事，这一点非常重要，但这并不意味着当问题出现时，我们不能打破隔阂，聚在一起讨论问题。

大家都知道，SSAD 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对吧？因为外部立法的存在，所有与 EPDP、数据隐私和数据访问有关的东西都变得很复杂，对吧？我认为这对 ICANN 社群来说是一个独特的挑战，眼下，我们所有人都还在研究要如何处理这些问题，弄清楚为什么有时候我们想要的政策结果 — 因为一些外部因素，导致它们无法实现。

我认为，在涉及到 SSAD 和其他相关的政策结果时，我们大家都需要牢记这一点。

---

我们还是回到这个话题上来吧。我觉得我们不需要等到 ICANN71 — 下一届会议是第 71 届吗？我都数不清了。我们非常乐意参与到这场对话中来，或者让一小部分对这个问题比较感兴趣的人与董事会讨论。大家可以把这当成是一次公开的后续跟进邀请。

贝基·拜耳：

很好。谢谢。

现在是个收尾的好时机。

非常感谢大家跟我们一起参加这次会议。我知道，我们一直在努力让会议少一些固定脚本，多一些对话式的互动。今天这场会议给人的感觉更像是一种互动，一种对话，而不仅仅是讨论。

我同意你的观点，萨曼莎，我们没有理由等到 ICANN71。这些都是董事会现在正在思考的难题，而来自社群的意见，来自社群各个相关方的意见，就是我们要寻求的东西。不管是召集整个董事会和整个签约方机构，还是只召集其中一部分签约方和董事会的相关核心小组，这些都可以安排。我认为董事会很高兴有这样的交流。我们期待更多这样的交流。

萨曼莎，接下来由你和阿什利来结束会议吧。

---

萨曼莎·德梅特拉： 非常感谢，贝基。我想对今天参加会议的每一个人表示感谢。感谢各位董事会成员的意见、反馈和问题。每次跟你们开会都很有意思。谢谢大家的参加。

我同意，让我们把这场对话继续下去吧，始终保持沟通之门敞开。期待下一次的对话。

阿什利？

贝基·拜耳： 很好。

阿什利·海内曼： 好的。她说的就是我想说的。我喜欢这样，我喜欢有这样的机会让我们可以坦诚相待，跳过开场白，直接切入正题，找到继续向前推进的道路。所以不管是 SSR2 还是 SSAD，让我们把对话继续下去吧。我很期待。我知道我很期待。谢谢。

贝基·拜耳： 很好。你可以说服自己你很期待。

好了，谢谢大家的参与。就像跃然会说的，这是有史以来最好的 ICANN 会议。

---

再见。我说完了。大家再见。再见。

[会议记录结束]